

古易

周

易說



Z121

00347

1 易

10409

說

呂祖謙
著

中
華
書
局

易
說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易說上

宋 東萊呂祖謙伯恭著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爲堯。舜。濬哲文明爲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無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象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象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者。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

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無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爲兩塗。蓋義之和處，卽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爲二，故君子體而爲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旣行此四德，卽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常樂當憂，或爲利害牽制，或爲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爲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己敵，如此自然不伐。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之爲學者。若自以爲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修。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爲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修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修於外而不修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修辭。所謂修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流轉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繇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修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修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修。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逾距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

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忤。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無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視。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視。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溼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偏爲萬物之類乎？故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當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

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繇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申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象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象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作十分。只作五六分。多懷不須作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大遠近。未始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爲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作成。皆繇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繇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杯。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鬪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卽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謂也。大凡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著力。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爲剛陽所逼。卻看得九是

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卻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爻。卻云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無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作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無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恆。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爲。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無大害。亦有小傷。爻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我能含垢忍辱而不較。

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終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爲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於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無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爲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於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卽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爲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特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衆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陵弱。衆暴寡。人將不

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爲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爲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爲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無牽制之患。天下無事。入則權便歸君。更無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槩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爲此。當看伊川說。

不甯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無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求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爲。故必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況于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

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半吾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於盈缶無一毫虧損自然終來他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幹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六四外比之貞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繇所謂无首卻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爲初閒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閒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卻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爲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況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

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吞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狠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爲尊者處尊。爲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爲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逆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爲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爲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爲否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無咎。蓋不爲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法。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婉。安得泰。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爲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何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爲。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胸中之天地。胸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

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象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皋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既泰。所云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繇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爲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業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爲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惟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

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爲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爲同。

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閒。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阻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无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